

养老预科生

明前茶

最近，闺蜜阿涛在学习如何用豆腐取代奶酪，用黑蜂蜜取代白糖，来烘焙出松软可口的甜点，取悦家里的长辈。当医生的朋友都笑赞她忽然成了五好美德媳妇，阿涛私下却说了心里话：如果不赶紧练就这点本事，我将来怎么在养老院里交友？

她看过一档纪录片叫作《人生的最后一站》，78岁的上海老阿姨，老伴去世，家务渐渐力不从心，征得女儿的意见后，她卖掉了自己的唯一住房，将要搬到养老院去了。在接她的车辆到来之前，她坐在家里的沙发上，打量这个家，最后那半小时，唯有墙上的挂钟在发出滴答的响声，万物都静寂了。这是一去不回的告别，不知为什么，作为观众，阿涛流下眼泪。老阿姨来到了老人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周围的老人分发她带来的奶油小蛋糕。但是多数都被拒绝了，别人说有高血压、高血糖，哪能吃这种点心？老阿姨局促不安地拿着蛋糕，像做错事一样赔笑、尬聊。阿涛看了心生感叹。她唯一的儿子已经在北京的互联网大厂找到工作，未来也不会回到南京。将来，去住养老院是她与先生唯一的出路，怎样第一时间睦邻友好，怎样组织一场有歌声、有茶水、布满回忆光影的下午茶，是从现在开始就要谋划的。

业余时间，阿涛也在练习高空瑜伽。宽阔的布带如水流一样包裹着她的身体，每一个支撑点都是可以随时调整的，只要严格按照教练的方式来集中意念，合理伸展，调匀呼吸，就能避免身体像钟摆一样在空中甩来甩去，就能有效锻炼出力量、平衡与柔韧性。练习一年后，阿涛就能单腿独

立，另一条腿举过头顶或把脚心掰到眼前。她仅仅是为了锻炼出窈窕身姿吗？不，只要保持这种柔韧性的50%，她将有希望在八九十岁的时候自己剪脚趾甲。这样，她就可以不必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而提高护理等级，就可以用自己的退休金来完全覆盖养老费用。

而朋友老肖的儿子在美国，最近因为疫情等原因已经三年没有回国了，他明讲未来会在美国发展，作为国内顶级名校的毕业生，他所有的本科同学几乎都在美国读博或工作。正如温铁军教授尖锐指出的，目前国内顶级名校的毕业生，几乎可以在大洋彼岸开班会。如果他们下定决心回国，反而在人际关系上是落单的。虽然，老肖一直在用50年代初杰出科学家们冲破重重的重重阻碍，回国报效的事迹来激励儿子，来说服他回到国内工作并兼顾父母养老，但收效如何，她暂时不能确定。老肖的想法是，为了老来少寂寞，要尽可能在中年阶段就多交年轻朋友。她如今加入一个盲盒玩家圈，以自己当年在美院学成的雕塑功底做黏土公仔、陶瓷公仔来吸引年轻朋友，还与家附近的咖啡馆合办小型讲座，为年轻人讲授盲盒公仔的设计要诀。

她说，画了那么多公仔以后，她方才明白，00后为什么会花那么多钱去收藏盲盒系列，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大一直压力满载，他们需要泄洪，打开盲盒的那声尖叫就是一次泄洪。

最近老肖的老花程度开始加剧，眼睛变得不好使，手上精细动作的稳定性也不如从前。盲盒公仔都小巧玲珑，要捏出他们与众不同的眼神，鼻梁上的俏皮横纹，还有撇嘴小确丧的表情，尤其不容易。因此老肖加紧工作，准备多捏出一些陶土公仔，供自己将来精细描绘。她终于明白为什么齐白石在七十多岁的时候，要抓紧时间画出一批精细草虫。因为他到了八九十岁，还可以画荷叶，画芭蕉，画一大枝毛茸茸的枇杷，但草虫触须的摆劲、复眼的流盼，他是再也画不了了。而绘画是他和年轻一辈自由交流的重要通道。他事先画下的那些精妙草虫，延迟了这一交流通道的关闭。未雨绸缪的人，都在为养老做准备，物质的和精神的。白石老人也不例外，今天的空巢父母更不例外。



摄影 李昊天 摄

消失的被褥

刘万勤

坐在教室里上课的刘潇，勾起头不住望着窗外，鹅毛大片的雪，跳迪斯科似的纷纷扬扬。那雪一片片犹如落在她心里，杂乱而冰凉。朔风摇晃着光秃的树枝，似乎教学楼也在瑟瑟晃动。刘潇的脖子，下意识地往衣领里缩。艾老师正在分析课文，目光不止一次射向刘潇，是在提示他听课要专心。

刘潇的心压根没在课堂里，只是怨恨这鬼天儿来得骤，要人命哩。他又怨恨起自己来，为啥睡觉恁死，尿憋着也不醒？

他一觉睡到铃声响，可能一天的紧张生活，栽跟头一样，太劳累了。起床铃响起时，才发觉屁股下的褥子湿漉漉的，被窝里钻出一股热臊味。哎呀，又尿床了！心里瞬间布满阴云。他起床很快，穿好衣服后，这样那样地把被子拉得展展的，那藏着的秘密，唯忍招惹讥讽的目光。

这不是第一次，以前尿了床，下午下学时，就向班主任艾老师说谎请假，骑自行车把尿湿的褥子驮回家，到家晒去。

艾老师发现他几次请假有点儿不对劲，一次通过他村的家长了解到，刘潇每每把尿湿的褥子驮回家，后妈就老虎似的吼他，还喝令：“头顶住给我晒去！”艾老师这时才明白刘潇请假和超假的真实原因。

之后刘潇就改变了办法，在学校尿了床，硬是用屁股和脊梁去暖，临天明也能暖个半干，那幸好是暖天和儿。

今天风雪袭人，不上课间操。教室里冷飕飕的，同学们就小鸟似的往寝室里飞。他也想回寝室钻被窝，但只能坐座位上看书，可眼神不住串行，书页上的字都雪片似的，寒气直往心窝里钻。

上午下学时，风雪势头不减，窗外，依然飘飘舞舞，风似狼嚎，把地上的雪卷成一道道山岭状。刘潇胸口憋胀，眉头挽成角角棱棱的疙瘩。

该开午饭了，刘潇到寝室拿碗筷，他一进门，大吃一惊，自己的被子和褥子全都不翼而飞了，剩下光光的凉席。他惊恐万状，眼前第一个出现的是后妈可怕的脸，失魂落魄般呆若木桩。临铺的王东来了，他是班干部，也是最要好的朋友，发现刘潇的铺只剩凉席，猛地一愣。王东嘟囔道：“我早就说过，寝室门不上锁，迟早会出事的。”他催刘潇

说：“快向艾老师报告去。”

刘潇却一动不动，他在奇怪，要有人来偷，为啥别人的被褥都好好的，偏偏要偷尿湿的臊被褥？又想到，这事若报告艾老师，会破案似的惊天动地，老师和同学都知道自己尿床了x，不丢死人！可不报告，又咋办呢？他咕嘟的泪水直往外冒。

王东心急火燎地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还愣啥愣？你不去报告我去！”

刘潇赶紧说：“别、别，我求你——不要在老师和同学中张扬。”

王东两眼一瞪：“嗨，这样大的事，还怕张扬？尿憋着，就得洒出去，不报告艾老师，你说咋办？”

正在一筹莫展时，艾老师晃动膀子，一身雪花地来到寝室。王东一看艾老师来了，连珠炮似的把丢被褥的事说个清楚。艾老师点点头，却没有震惊，淡淡地说：“我给找去，吃饭去吧。”又说，“刘潇，下午下学，我给你补课。”说完，走了。

王东望着艾老师的背影，画了一个问号，刘潇的被褥丢了，怎么不像当一回大事？

雪飘风号，藏起来的小麻雀，不见半个踪影。

下午下学，刘潇哪有心思去补课？夜里连条被子裹身也没有，不给冻个半死？要钻别的同学的被窝，再尿床咋办？他不敢想下去，热泪又涌湿眼眶。

从身后跑来的王东，拍一下刘潇的肩膀：“你忘了，怎么不去补课？艾老师说在等你。”刘潇慢慢腾腾走到艾老师办公室。艾老师说：“今天你语文课没听好，不补课就等于缺课。”

下第一节夜自习，王东拉刘潇咬一会儿耳朵，就往寝室跑去。

到寝室，刘潇惊讶地张大嘴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！”被褥不声不响地回来了，还铺得一规二矩，被窝里一摸，干蹦蹦的，似乎还有丝丝热气。

“？”刘潇画得跟他瞪圆的眼睛一样大。王东像跳进深水潭里，两脚探不住底儿。

回教室路上，一片片雪，被风撵打在刘潇和王东脸上，一点也不觉得凉，像是带有温度，在哧哧地融化，也像在哧哧地破解着一个温暖的秘密。

